

归心战



周希汉

韦晓咏 罗元生 著

ZHAN JIANGXING
OU XIHAN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百战将星——周希汉

韦晓咏 罗元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战将星——周希汉/韦晓咏,罗元生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11

(百战将星)

ISBN 7-5033-1322-6

I. 百… II. ①韦…②罗… III. 周希汉-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987 号

书 名:百战将星——周希汉

作 者:韦晓咏 罗元生

责任编辑:柏裕江 周晓红

装帧设计:陈亦逊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三河天利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03 千字

印 张:12.125

印 数:1-8000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322-6/I·1145

定 价:19.00 元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章 从昌黎到北京	(4)
------------------	-------

1. 周希汉,你晓不晓得为什么到现在才提你?!
2. 给儿子起名
3. 钦州追“诸葛”
4. 亲手给妻子接生
5. 援朝未过江
6. 昌黎平风波

第二章 海军中将	(27)
----------------	------

1. 这就是我们的海军专家
2. 给女儿准备一个亲切的乳名
3. 演习完毕,他酣声如雷
4. 心系海军基地
5. “直接命中!”第一次导弹试验
6. 死保技术部

7. “544”导弹会战
8. 《海防线上》
9. 你们为什么要批斗周希汉?!

第三章 大难不死 (60)

1. 初识徐向前,“富农分子”当书记员
2. 刀下留人! 19岁的“改组派”
3. 顿开金锁走青牛
4. 望着两座新坟发愣
5. 21岁不想当作战科长
6. 幽谷弄险,号声惊散满天星
7. 额头上的血黏糊糊地往下流
8. “老子毙了你!”何畏对准他连开5枪
9. 炸死了,老子也是个饱鬼

第四章 走近十七岁少女 (111)

1. 涪江旁,十七岁的川妹子
2. 是“周希汉”,不是“煮稀饭”
3. 她是死在我怀里
4. 新婚之夜,竟未见过新娘的脸
5. 周科长,我要嫁就嫁给你
6. 陈赓批“八字”,周璇成为目标
7. 哭声从洞房里飘出
8. 跨越年度的新婚之喜

第五章 扬威太岳 (144)

1. 走马上任神头岭
2. 木柰店斗智斗勇

3. 休用对付鬼子那套
4. 找不到战场,老子下连当兵去
5. 你这周希汉搞什么名堂
6. 夜深了,沙河故道呛人的硝烟渐渐散去
7. 这个娃子不简单,可还有些子傲气
8. 救驾羊儿岭。“赵子龙来了”
9. 眼睛红肿,住进了医院
10. 陈赓勾起食指,在他鼻梁上狠狠地刮了五下
11. 明目张胆送炮团
12. 内奸告密,又是一场血战
13. 东西峪口,痛埋双女
14. 团城突围,送给太岳人民又一份厚礼
15. 林彪说,没关系,小孩尿不脏
16. 给儿子一个“写意”作品

第六章 生擒敌将六十一 (220)

1. 赵城向外伸出了五个手指
2. 电话里传来浓重的湖北口音
3. 贾轩宗低着头被押了过来
4. 你这个湖北佬,实在难斗
5. 谁是天下第一旅
6. “蒋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
7. 捉你,我周希汉足矣
8. 你们俩小心点,这家伙属牛
9. “小鸡子”去找“大鸡子”
10. 毛泽东说他有个绰号,叫——瘦子
11. 我是老虎屁股,李铁军他不敢摸
12. 老人在唱河南坠子

13. 我的意见是打,按原计划打
14. 高寺院内,两名中将举起了双手
15. 向出洋相的团长发火
16. 窝藏战利品风波
17. “周希汉!犯地名了,犯地名了!”
18. 洛阳城里捉傅、邱
19. 咱们也做一回老鼠吧
20. 16点30分,“没良心炸弹”开火
21. 黄维是被老子打垮的

第七章 在风雨飘零中..... (323)

1. 从病房里拉出来游斗
2. 爸爸,你真是.....
3. “毛主席塑像办公室”副主任
4. 造船誓师大会
5. 病倒在西安
6. 核潜艇资料上了林彪外逃的飞机
7. 17岁的女儿恋爱了
8. 荣升组长。张春桥发难,叶剑英撑腰
9. 一刀除三害。周恩来说,我要批评你

第八章 静悄悄离去 (366)

1. 怎么搞的?“大团结”眼睁睁化为灰烬
2. 牌好,那还算本事
3. 我是该退休了
4. 为残疾人最后一次奉献

引 子

1987年5月,南国的春城处处是百花争艳。大自然在这个时刻,一草一木都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中旬的一天,正在昆明休养的王希汉将军,应时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明辉的邀请,决定去昆明市郊的安宁洗温泉。

在这之前,王将军在住处刚刚接待过两次老部下。

一见到老首长仍精神矍铄,不少老战友、老部下显得有些激动,但表现却不尽相同。有的一见面,就跑上前,把将军紧紧地抱住,不停地摇晃着他,反复打量;有的则把老将军的手握着不放,嘴上祝贺的话讲个不停。

其中一位六十刚出头,身体仍健壮的老部下,在一旁呆呆地望着将军,一副欲说无话的神情。停了大约三四分钟后,他才轻轻地问了一声:“老军长,你爱海还是爱山?!”

“我爱海,也爱山。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伏牛山,山峦起伏,是那山间绵延的战火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也爱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烟波浩淼,那里有我未了的心愿……”王希汉一字一句悠然从容地说。

言毕,老人眼里放出了诗意的光芒。

站在周将军身旁，作为秘书的我，顿时心里为之一震！

“我爱海，也爱山……”

由于公务员不在，负责保健的余丽云又是位女同志，在安宁洗温泉时照顾将军的便只能是我。

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将军裸露的身体。确切地说：那是一个最真实的、长者的和瘦弱得令我悄然惊愕的身体。

我小心翼翼地轻轻地用毛巾擦着将军那只有皮肤的脊背，生怕稍一用力会碰疼了他。

他的腹部有一处伤疤，那是13年前患胃癌做手术留下的。除此之外，身上几乎再没有任何疤痕。

作为九死一生，征战南北的一员战将，难道身上没留下点硝烟下的“记号”？皮定钧将军的夫人在回忆中说，皮将军身上有8处伤疤，遇难前身上还带有三颗子弹；王近山将军的身上至少也留有十余处这样的战争“记号”。可周将军？我睁大眼睛，从上到下又一次认真地搜索。然而，他身上确实没有一处战伤。战功赫赫的将军，果真是有惊无险啊！艰苦的战斗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是看不见的伤口。

面对这样一副又瘦又高的身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他就是那一连串传奇故事中叱咤风云的周科长、周旅长、周军长、周副司令……

抚摸着将军的身体，我想到了一幅叫做《父亲》的美术作品。在那宽敞得如同一个小池塘的浴盆里，在那温暖清彻的泉水的浸泡中，将军不再是将军，他只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他微闭着双眼，安详地躺在浴盆里接受我的服侍，就如一位慈祥的父亲接受儿子的体贴那样。

他给我讲述自我伴随他以来从未听过的故事：

“在河南伊川接受打郑县任务时，我还洗过一次温泉。我本来不想去洗，因为身体太瘦，怕冷，而温泉里的水太烫，坐进去受不

了。烫得不行跳起来又冻得发抖，可陈赓在一旁，却拿我受罪当享受……”

安宁的泉水温暖适度，而且那水不断地缓缓注入又缓缓地流走。那是真正的享受。

将军的兴致很高，边讲边模仿当年与陈赓一起洗澡时的动作，说到可笑之处，自己便先笑起来。

这是我伴随着他的日子里，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见到将军如此开心。

他给我讲，20岁那年，他因制止何畏那个混账东西强霸女人，结果挨了两次军棍；讲到兵败河西的悲烈，黄河岸边的硝烟；讲到黄正诚“天下第一旅”的覆灭；讲他就喜欢那蔚蓝色的大海……

我静静地、专心地聆听着，如同在盛夏的江南夏夜，坐在河沟旁的一个少年，听着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摇着蒲扇的老爷爷讲那遥远的故事。“那感觉很温暖，很缠绵，也很令我心痛和凄楚。”正如将军的爱女姣姣所说。

这故事里有“山”，这故事里有“海”！这故事，有时婉转，有时悲壮，婉转得如泣如诉，悲壮得如杜鹃滴血……

如果不是考虑到将军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真希望就那么一直洗下去，一直听他讲下去。

这就是周将军，这就是原汁原味的周希汉！

洗过温泉，返回住处，我的不平静的心里一直沸腾着这些“不平凡”的故事……

第一章 从昌黎到北京

1. 周希汉,你晓不晓得为什么到现在才提你?!

1949年2月,周希汉就任了十三军第一任军长。

当了军长,可说是如愿以偿,特别是,他是直接由旅长被擢升为军长的。

但周希汉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他甚至觉着晚了点,早该如此。像在川陕根据地那次整编,当了科长,心里却惦记着团长、师长一样。前几年,当上第十旅的旅长,一方面为是这支英雄的名震四方的主力旅的旅长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对有些人早早地当了军长、纵队司令、副司令而不服气。每当他被临时指定为纵队的战役指挥员,指挥纵队甚至兄弟纵队配属的部队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那时他就总在心里想,头衔能说明什么?我周希汉最清楚我自己!

其实,他这种“跳跃式”的荣升,既是必然又有些特殊。

2月5日,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的组织和番号的命令,正式更名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为刘伯承,政治委员为邓小平。二野下辖第三、四、五三个兵团。第四兵团由陈赓出任兵团司令兼政委(后来政委由宋任穷担任),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第十三军是以原来的第十、十三两旅和原豫西的部分部队整编而成。这个军下辖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个师。原

来的第十旅改编为第三十七师。周学义出任了师长。原来的第十三旅旅长陈康出任副军长。副政委是原第十旅政委廖冠贤。政委是原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军长自不待说,当然是周希汉。

不用多解释,人们都明白在战争年代的人民军队,军长和旅长除了带兵数量的多少和责任不同外,生活上几乎没有多少区别,没有诸如住房面积、工资等级、是否配发专用卧车等等所谓待遇问题。然而,他要的就是带兵多。带兵多就能打更多的更大的仗,消灭更多的敌人,为他所投身的事业有更大的作为。毋庸讳言,职务高意味着进步快,这里有一个荣誉问题,这对于一个男子汉,对于一个戎马生涯的男子汉是尤其重要的。

周希汉是个不善于掩盖情感的人。在那些被他认为不如他而比他职务高的同志面前,他那种超人的智慧、自信和不愿也不善包装出谦卑样子的情绪便时有显露。久而久之,人们便反映他身上有一股傲气。这种反映不是来自下级而是来自平级和上级。

今天如果我们细心一点,从《将帅名录》上便不难发现,在年龄相当、资历相当的将军中,周希汉的进步并非特别快。而他晋升的轨迹却有些特别。没有当过营长而当科长,没有当过团长而当旅长,又从旅长一跃而成军长。如果没有那一连串的漂亮仗做注脚,这个轨迹会令人难免有些费解。而了解了那一连串的注脚后,人们又会反过头来想:他的出类拔萃的表现分明应该得到回报,但是他没有拥有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何以如此?!

在他被任命为军长后,二野政委邓小平找他谈过一次话。

小平同志说:“周希汉,这十年来,我们在你的使用上是有意压了你的。你早就该当军长。晓不晓得为什么到现在才提你?”

周希汉不假思索:“是不是领导上认为我骄傲?”

小平同志说:“对头,就是为了这个。我们就是要杀一杀你的傲气。骄傲有时候就是一个优秀指挥员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这样做,是对你负责,也是对革命负责。”

周希汉坦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川陕根据地时，徐向前总指挥也批评过我。我知道自己这个弱点，就是改不掉。”

小平同志丝毫没有迁就之意：“改得掉也得改，改不掉也得改。必须得改！领导上可以理解你，同志们也可以理解你。但是出了问题，革命事业不能原谅你。明白吗？”

也许是这次谈话真的起了作用，也许是战斗生涯与政治上的磨练使他真的开始走向成熟，也许是紧随其后的新中国让他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崭新的领域，新岗位、新任务、新生活，需要他学习的东西太多。反正是他头上骄傲的帽子，他的清高，他的傲气，似乎换了些别的内容。

2. 给儿子起名

当了军长，丈夫手下的人马扩大了三倍，一向不甘人后的妻子周璇也绝非无所作为。她在一个月后使他们的儿子的数量从两个增加到三个，也是“增长了百分之五十”的神速！

老三的出生比前几次生产都要顺利。但孩子很瘦，比他的两个哥哥瘦得多，这一点倒最像他的爸爸。孩子瘦，周璇也一改前几次奶水特别充足的情况，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几乎一点都没有。

孩子是洛阳解放以后怀上的。按说生活条件和环境都比前几次安定和丰富得多，怎么大人和孩子都会这样呢？若干年后周璇自己的回忆是：心情不好。原来，怀老三那个前后，周希汉带着部队在前面打仗，后方开展了以查出身、查立场等为内容的“三查三整”运动。周璇拖着两个孩子参加学习。一会儿大的要拉屎，一会儿小的要喝水。两三岁的孩子正是磨人的时候，搅得学习无法进行。如果她同家属队在一起，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可她偏偏要强，同机关在一起，旅长的爱人，自己大小又是个领导干部，人

家便有意见了。

最初,她想的办法是从老家把十几岁的妹妹接来帮她照看孩子。妹妹来了以后,在同别人闲聊时,对人家说自己的母亲如何绣得一手好花,如何方圆百里有人来求母亲的剪纸、被面和窗花,姐姐周璇如何念过运城女子师范这样的洋学堂等。三传两传的,就变成了她家是个很有钱的主儿。恰在此时,一位与周璇同时参加革命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反映有个与周璇刚参加革命时的名字“柴英”同名又同乡的同志,家里是个大地主。材料转到了周璇的单位。这可得说清楚。其实,就算真是地主,只要说清楚,态度老实,也不会怎样。偏偏周璇不仅不肯说清楚,态度又死硬。本来就不是,硬要说是。她怎么能这么没有原则!

不老实,就过不了关。半年一期的运动她参加了两期。所幸的是,“三查三整”不是当年的白雀园肃反,她也没有碰到当年周希汉碰到的“大嗓门”那样的人。她没有受皮肉之苦。当然,同历次政治运动相似,比周璇受的委屈更大,吃的苦头更多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她打发妹妹带着老二太阳回了老家,自己带着老大整天去“说清楚”。太安也许是怕像弟弟一样被送回老家,也许是看见别人大声呵斥妈妈有些害怕,一下子变得懂事起来。“妈妈,我不闹,我老老实实在地跟着你。我一闹,叔叔和阿姨就会说你,是吗?”看着孩子怯生生又板板正正的脸,周璇眼里直转泪。后来,地方又转来材料说先前的材料有误。原来万荣镇上姓柴的是大户,出身大地主的那位同志其实也并不叫柴英而是叫柴喜英。这样,她才不用再“说清楚”了。

出身没有问题,态度和立场问题总还是有吧!比如,在交通那样不便的情况下,周希汉竟然从前方给她捎回小孩衣服。那当然是战利品,可战利品也不属于你个人的呀?这还不是搞特殊!这不是享乐主义嘛!不是你要的,旅长怎么会往回送呢?有的同志甚至说她所以要跟首长结婚就是思想意识不健康。她的态度问题

又继续受了一阵子的批评。

这里，周璇犯了一个错误。与周希汉结婚后，她依旧认为自己还是原来的周璇，她完全能为自己的所谓个人行为负责。然而，人的一生中，社会角色没有一成不变的。周围的人对她的要求也会因其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在别人的眼睛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周璇了，而是周希汉的妻子。旅长的妻子在当时是很惹眼的。她一向的聪明和任性都被认为是旅长太太的架子和搞特殊的表现。有时她冲撞和伤害了别人的自尊，自己还浑然不觉。平时也倒罢了，搞运动了，就算你出身确实没有问题，你的态度、立场问题也不能不做自我批评吧？不过，人家最终还是看在她是周希汉的爱人的面子上才不了了之。她感到委屈，又不敢告诉周希汉，怕他在前方打仗分了心。这股怨气总憋在心里无处诉说，很难受。

心情不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接二连三地生产，整天带孩子，无法像结婚前那样无牵无挂、大胆泼辣地参加她所热爱的革命事业与工作，再像以前那样雷厉风行、事事争先了，她感到别扭，窝囊，心烦。当她发现怀上老三后，她既没有当初那种惴惴不安，也早没了将为人母的甜蜜感、幸福感，有的只是说不出的烦乱和委屈。

说这些造成了儿子瘦，母亲没有奶水不知是否有科学根据。反正老三在几个孩子当中最弱小并从形态上最像爸爸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周璇还怀念着早夭的双胞胎女儿周鄂和周晋，在快要生产时，就巴望着老三生下来是个女孩子，没想到生下来一看，又是个“臭小子”。没有奶，她怕养不活这小东西，便同丈夫商量，不如把他给了人。

那还行！周希汉越看这瘦瘦的孩子越像自己。说不定这孩子将来最有出息呢。他整整比自己小了36岁，也属牛。但他晓得妻子带孩子的艰辛。他带着愧疚的口气对妻子说：“给谁呢？既然生下了，总是咱们的孩子，怎么舍得给别人呀！”

依着周璇的性子，若她真心要把儿子送人，凭周希汉这几句话哪里拦得住。有多少也送出去了。到底还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可兵荒马乱的又找不到合适的奶妈，总不能天天听着孩子饿得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吧？抱着瘦瘦的老三，她给儿子起名叫“奈何”，就是无可奈何的意思。周希汉听了连连摇头。周希汉的儿子怎能叫这样的名字。看来，儿子的名字还是得老子来起。

他说：“叫南征吧。南征北战。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战斗生涯会一起留在历史上。”

那一年，解放军乃至全中国出生了多少个起名叫南征的孩子不得而知，就像这个年份会被人们永远牢记一样，南征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都会那么响亮，那么上口，那么富有阳刚之气。三个儿子，就是老三的名字起得让周希汉满意。

给儿子起过名字周希汉便走了，去做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准备，去南征了。

无可奈何的周璇只好把南征送回了万荣老家，交给了他的姥姥。安顿好老三，又舍不得快3岁了的老二太阳，于是，她又把老二带回了部队。这样，真正随大军南征的不是老三南征，而是他的两个哥哥太安和太阳。

随军后勤机关来到长江北岸时，周希汉已经在江南捷报频传了。战线飞快地向南推进着。对岸没有了敌人，渡江的气氛显得很平淡，比两年前渡黄河那紧张劲平淡多了。长江比黄河宽，两岸却不如黄河那样陡，水面看上去也比黄河平静些。周璇的心便有了几分懈怠。这一懈怠，使得她的两个儿子差点遭了没顶之灾。

船过江心，风陡然大了起来。忽地一个浪头把船身打得猛一倾斜，周璇想起该把孩子护好，急忙伸手去抓，已经晚了。坐在炮弹箱上正高兴的太安和太阳，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便双双滑落进江中。

周璇惊得张大了嘴，却喊不出声来。还是后勤部长喊了声：

“孩子掉下去了，会水的赶快下！”

几个会水的应声跳入浪涛汹涌的江中。孩子已经被冲出去十来丈远了。

3. 钦州追“诸葛”

当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至重庆。华南和西南境内仍有国民党军队，战争还没有停止。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决心与人民为敌的武装力量，便是以白崇禧为首的 16 万桂军。

桂军是一支凶悍的队伍，尤善山地作战。30 年代，他们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又在李宗仁将军统领下有在台儿庄与日军大战的业绩。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驻扎在江南，很少与解放军接触。解放大军渡江后，在华东战场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几乎一触即溃。惟桂军基本是保持完整建制主动收缩，并迅速龟缩入广西境内和湘桂边地区。在衡阳、保庆（今邵阳）一带，他们曾利用有利地形做了一次以进为退的主动出击，被南下的第四野战军肖劲光兵团和程子华兵团会歼一部后，全部缩入广西境内，元气没有大伤。

白崇禧是仅次于李宗仁的桂军主要首领。当李出任代总统后，他即成为桂军的实际掌握者。此公多谋善断，用兵神出鬼没，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首屈一指，素有“小诸葛”之称。

白崇禧缩入老巢后，便努力扩充兵源，以强行抓丁和编并地方武装等手段，迅速将受到重创的部队恢复建制。加上战区内归他指挥的在广州战役溃败下来窜入合浦地区的粤军余汉谋残部，兵力有近 20 万。他一方面积极备战，以期依仗地理环境的优势固守待援。当然是待美国人来自海上的支援。一方面也为自己选好了